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建东做饭

早晨我还睡懒觉,电话铃就响了,是我的哥们儿、电影导演建东打来的。“我说啊,今天开斋节啊!哈哈!”想起来了,建东把斋已经一月了。这位虔诚的穆斯林,斋月期满了。

“哟,祝贺啊!您可以随时做饭了?”“对了。哪天过来吃啊!”

其实并不是斋月期间就不能随心所欲地做饭请客,大概二十天前就到他家吃过一次。只不过按照他们伊斯兰教的教规,斋月期间每日戒吃戒喝,第一餐须在晚八点之后方能进行。那天我是六点多后到他的家,他在做饭。而吃,只能是在八点之后。于是一屋的客人都在厨房关注建东做饭。

建东把他的厨房摆了满满登登一屋子的食材。灶台边台子上是切好的白菜段,大碗里有豆腐块、葱丝姜片,还有一把碧绿的香菜。在一个盘子里有一堆白色的碎碎的丁块,我仔细观察了半天也没搞明白那是什么东西。问他,回答说:“你尝尝就知道了。”于是拈了一小块放进嘴里,原来是荸荠。干什么用的?说是烧饼夹肉里面的附加料。

建东做饭,朋友圈中很有名的。建东做饭上瘾,每每有朋友去他家拜访,无论同事还是学生辈,他都衷心希望人家到他家去吃饭。

那次,终于在八点以后,大家团坐在建东家的大圆桌边,只见建东忙碌于桌旁,放盘子摆筷子,一会儿端来一大盆冒着热气的汽锅鸡汤,一会儿又上一盘黄澄澄的醋溜木须肉。然后他又开始吹,说这道菜他是和一个叫杨国桐的名厨学的,而那名厨的师傅的师傅是清朝慈禧太后的专用御厨,这个醋溜木须就是那位太后御厨发明的。

那天桌上还有一种叫做它似蜜的菜,是入口即化的一种肉菜,羊肉还是牛肉我分不太清,但是很甜是真的,确实似蜜一般,一般说来把肉做成那样甜腻好像不妥,但是这个它似蜜却十分可口。后来上来一大盘薄皮松软小烧饼,夹满配有荸荠丁的炒牛肉末,口感极棒,每人至少吃了三个才罢休。

我和建东经常会交流一下做菜心得,有好几种汉家菜被建东改造得十分成功。比如说梅菜冰糖肘子,那是我的拿手菜。但是建东是穆斯林,他把主材换了牛肉来做,步骤和作料基本没有变化,放了梅干菜的牛肉烧出来也十分美味。还有鱼汤,这是典型的江南菜,他听了我的描述后馋虫四起,便在家炮制起来。一会儿电话问我煎鱼要多长时间为好,一会儿问我如果不放白萝卜丝的话放藕片行不行?我慌忙说不能放藕,藕的颜色煮出来是灰暗的,只有白萝卜才会出奶白色。他“哦”了一声继续熬煮起来。后来跟我说,这鱼汤是太成功了,像奶汁一样鲜香可口。

建东是个善良的人,他曾经捐助过两个与他素不相识的贫困学生,其中一个有一次来北京,他的招待方式还是做了一桌子菜,满桌子的美味吃得那孩子嘴上流油。之后他还带着人家逛长城游故宫的。后来那孩子竟然写信跟他要钱买手机,原因是班上别人都有,他也想要,把建东气得够呛。而另一个学生则十分优秀,不但学习刻苦,大学毕业后还考上了研究生,也来北京看望恩人。不用说,建东依旧是制作出一桌美味佳肴尽情招待。

近期,建东做饭的频率开始加快。朋友家聚会,他说得去帮人家做饭,因为朋友惦记想吃他的糖卷果;有人去世的母亲过周年祭,他要去给人家做几个菜;老父亲患病了,出院后搬到了女儿家中,他得经常去给老爹做饭。除此之外,还要满足我们这几个经常去他那蹭饭的吃货的胃口。别看建东孤家寡人一个,可他家里永远都是热热闹闹红红火火。

建东又来电话了:干嘛呢?我所答非所问:我最近胖了好几斤,正苦恼呢。他问怎么会胖了呢?我说出差了一周吃得有点儿营养过剩。他说那我明天在家做饭请客你还不来吃啊?我毫不犹豫地应声答道:吃!

节制和美

赵玉龙

《菜根谭》里说:“爱是万缘之根,当知割舍。识是众欲之本,要力扫除。”对待情感和物质,能够如此节制而理性,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。现代人对物质的浪费和情欲的放纵,达到了空前惊人的地步,这是不成熟的标志。

对待自己的一些微小的幸福,能够细心去呵护,心存敬畏之心,因而知足的,那是一种理性的美。这样的美,是现世社会中一道微弱的光,过于稀少,因而觉得珍贵。

我从小喜欢看,这主要归功于作为教师的母亲张凤岐对我的言传身教。

我的记忆中,在20世纪60年代初,我读小学的时候,母亲下班回家先烧菜煮饭,她和我们一起吃晚饭,一边督促我们围在方桌周围做功课,一边自己坐到写字台前,先是备课后是看书。她放在写字台右边一叠厚厚的书,里面夹着自制的五颜六色的书签,她每天要看几小时书。

我还记得,当时我读小学三年级在家过暑假时,母亲笑眯眯地告诉我们:“去年暑假和今年寒假,教育局点名要我编写小学暑假、寒假作业的数学部分。”以后,母亲还告诉我们,她编写的小学趣味数学得到同行一致好评。

那时,母亲经常教我,完成好老师布置的作业后,要阅读课外书籍,这是学校里得不到的精神食粮,要养成看书的习惯,看书受益终生。

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看课外书籍,印象



由表及里

贺友直 文 / 图

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。诚然,不同地域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气质,譬如我们宁波人,地理条件是背山靠海,谋发展只有出海一途,出海做啥?经商。宁波籍的生意人,在上海占重要地位,并遍布世界各地,由此也养成了宁波人的性格——刻苦、开拓、精明。负面的是工于心计。我们上海人(其实大都是外省过来的移民)一与外地人共处立刻就比较出来,在细微处斤斤计较,在日常生活中样样考究,在交往中门槛贼精,之所以如此,我以为上海这个大环境造就的,不

是吗?同住在一幢石库门里,多用一点水就有人说闲话,共用一只电表不公平,结果出现灶披间煤球炉上一炉一灯

泡,亭子间与前楼产生矛盾,就用远交近攻策略,联合客堂间的人以对付之。在工作单位,同事之间以及上下级关系,要做到相处互利是需用点心计及手段的。凡此种种,久而久之就养成了精明过之大度不够的性格——连一根小葱也要计较的地步了。



苏州话好听,声音极糯,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我的家乡话是广州话,也学过几种方言,也学过几种外语,想来想去,最难学的话就是苏州话。说起来,苏州话的声母韵母很简单,不像广州话里有“香”

“靛”这种发音特别的韵母,也不像广州话里有b、d、g三种收音的入声字,但苏州话的字音很难咬准,连发“好”这个音,我都不知道嘴巴该张大才合适。至于苏州话的调子,那更是学不像的。正由于苏州话好听又难学,我听苏州评弹时往往忘了听故事,却去欣赏和琢磨苏州话,看着评弹演员的嘴一动一动,说出那么好听的苏州话,是很有意思的。在上海,地道的苏州话恐怕只能在评弹中听到。

回想我第一次听到长篇的苏州话,却是在苏州挨了一顿责骂那回儿。这是怎么回事呢?

上世纪40年代,我和一位同学第一次去苏州,到了苏州,自然去游灵岩山。这座山其实不高,二十来分钟就可以到顶。可当时山脚停了许多小轿子等待客人,抬轿子都是苏州姑娘。我们一到那里,她们就来兜生意。我们心想,我们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,怎么好意思坐轿子,让娇滴滴的苏州姑娘来抬我们呢?当下很干脆地说不

要轿子。可是有一台轿子不肯放过我们,竟抬着空轿子跟在我们后面,一位伶俐俏皮的姑娘一路用好听的苏州话劝我们坐轿子,说坐轿子可以舒舒服服看风景,她们还可以给我们讲解。我们反复说不要轿子,她们不听,还是紧紧跟着。

几分钟,都快到半山了,她们终于看到生意做不成,那位姑娘开始劝我们坐轿子改为责骂我们。不过她的责骂不是粗声粗气,还是用好听的苏州话数落我们,应该说是在揶揄我们,有些话是很恶毒的,我至今记得一句:“我们是请你们坐轿子看风景,又不是抬你们上法场,哪能这样弗领情?”她们大概弄得尴尬

了,继续紧跟,一路用唠唠莺声莺语,直跟到山顶。我们一路挨骂,连周围的风景都不欣赏,静听她骂。

直到最后我们在山顶的茶室坐下,那姑娘还站在我们桌旁骂个没完,不过外人一定没注意到她是

历史,我负责整理撰稿。在母亲的口述中,我仿佛亲历了母亲当年的革命工作,常常受到感动。听完故事,我坚持每天晚饭后撰写书稿,有时一直写到凌晨,写得眼睛也睁不开,手也不听使唤了,写着写着还会动情得泪流满面……

意外情况发生了,母亲心脏病突发,于2010年9月去世,深感悲痛的我更加坚定了要完成书稿的决心。12万字的初稿改了一稿又一稿,最后数十遍才定稿。

2012年8月18日下午,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时刻,我人生中第一次站在上海书展售书签名桌前,看着排队争购《我加入美国飞虎队的前前后后》一书的读者,我由衷地感到自豪和享受,那一刻,我仿佛看到了母亲的微笑……

抗战中,有我母亲的形象,请看明日本栏。

读这本《道听图说》(上海文艺出版社),可以清晰地看到道富数十年的人生轨迹。他的人生轨迹一路向前,串并起了多姿多采、阡陌交错的风光画面。道富的书,是他寻求人生意义并用文和图将之充分体现出来的真实记载。

道富是我大学同学。同年入校,同专业,同小班。我们这一届说起来是五年制,但因为临近毕业忽然来了个“文革”,延迟了两年才作分配,所以同学相处就有了七年之久。

道富为人谦逊有礼,性格温和,举手投足显示了其幼时良好的家教。他为人低调,不喜张扬,在“极左”猖獗的那几年里,从来也没见他伤害过谁,也未听说过他被谁严重伤害过。他读书用功,成绩不错,但似乎并没使上那种悬梁刺股、凿壁偷光的辛苦,所以我们都知他属于藏有潜力的聪明人。偶有一件一鸣惊人的事,那就是他与另一位同学,居然用课余时间创作了几个“弹词开篇”,不但在文娱晚会上吹拉弹唱,而且还在某几本戏曲类的刊物上正式发表了。这在中文系的在读学生中,就很可以算得上是多才多艺、成果卓著了。

他的潜力,在他步入社会后,因了他不懈的努力,日渐得以显露。他被分配到四川任教,不久就因他的才干而转至省政府工作,再数年,晋升为四川省驻沪办事处信息处的负责人。我们在他的这本《道听图说》中,看得他忙碌于信息传播界的身影。

这二三十年中,道富没有熄灭过对文学的爱好和对艺术的追求。他创作过小说,在报纸上连载了一个多月;他有过多篇人物访谈,后来常为他人所转载引用;他发表了许多散文和随笔,其中收于本书“艺术品赏析”一章中那些艺术评论,显示了他广博的知识和独具慧眼的鉴赏能力,涉猎面之广,真让我惊叹。比如一幅家藏的扇面(《周信芳题扇明志》),他诠释出了一段悲壮的历史。而收于本书中最让我喜欢、也最能凸现出道富的思辨能力的,是他的“图说”部分,特别是他的那些配上了文字的摄影作品。道富的摄影水平甚高,表现在他不但光影处理别具匠心(比如在新西兰撰下的《长云》,在塔斯玛尼亚撰下的《古桥》),而且能做到动态和静物各取其道(比如那幅活泼泼的《戏鸥》和布满了静谧之气的《午休》)。他酷爱旅游,走访过近二十个国家和地区,到哪儿都背着他的相机,摄下的画面数以万计。但又不是一个机械的照相师。他对生活的、社会的、历史的、人生的思考,不但见证他以笔叙写的“行旅拾贝”中,而且常常是艺术地浸染入了他的摄影作品之中。他有时以题名作画龙点睛(如《数年轮》、《花》、《果》),有时则用讲故事的方式,铺陈出画面后面更为丰厚的内容及思考。一幅海边摄下的读书画面,他又点到了当下正在热议的“纸质图书会否消亡”相关话题(《海滩静读》)。我以为,也因为有了积极的思考,他的“图说”,才更大地提升了信息含量和艺术质感的水平。

我们这一代人,在青春勃发正当年时,极为无奈地被卷入了一场为时十年的动乱浩劫之中。但是,我们并没有沉沦。我们中的许多人,终生没有放弃过理想和追求,在各自的领域里奋斗并快乐着。卢梭说过:“只有执着追求并从中得到最大快乐的人,才是成功者。”道富在文学、艺术和新闻的领域里,执着追求了数十年并至今乐此不疲,他称得上是个成功者。

(本文为《道听图说》序)

在骂我们,因为说得那么温柔,像是在聊天。最后我们倒是和解了。我们重新说明不坐轿子的原因,她们既然陪我们上来了,我们照付轿资。那姑娘一下子非常高兴,还指点我们不要从前面下山,而是从后面下山到天平山。她说唐伯虎第一次见秋香,正是在天平山的庙里。

而我们得到的这一顿责骂,却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那么好听的长篇苏州话。俗话说“宁愿听苏州人吵架”,一点不假,哪怕这一回是骂我们,也真是很好听的。

奉劝大家到了苏州,除了欣赏美丽的苏州园林风景,吃美味的苏州菜和点心糖果,也别忘了听听好听的苏州话。当然,不要像我们那样挨骂。

为母亲出书

陆伟俊

世纪,它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。出书是我梦寐以求的事,但我总觉得这是一件很难的事。2010年正值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,母亲打算出回忆录《我加入飞虎队的前前后后》。母亲听取了许多专业人士的意见,认为出此书的目的是将自己这段珍贵的抗日救国经历留给后人。为此,我协助母亲开始收集相关素材,后来因为母亲身体原因,和我进行了分工,由母亲抓紧口述

十目谈 我家的故事

